

沙 汀

淘 金 記

7247.52
581

作 家 出 版 社

淘 金 記

沙 汀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四 年 · 北 京

淘金記

著者 沙汀

出版者 作家出版社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)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)

印刷者 北京新華印刷廠

發行者 新華書店

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書號(103) 本書字數196000 印刷00001—25000

31''×43'' 1/32 印張10¹³/₁₆ 定價9,600元

內容說明

這部長篇小說以抗日戰爭時期的四川農村爲背景，以開採筲箕背金礦爲線索，通過惡霸、地主之間的內訌，展開了反動統治下某一角落黑暗醜惡的畫面。在這裏活動着的有封建幫會的流氓頭子，有依附於這些封建幫會的沒落紳士，也有所謂「安分守己」的地主，他們在開採金礦的鬥爭中，勾心鬥角，互相傾軋；但終於因爲投機市場的活躍，這些以剝削欺詐爲生的人們，又把他們的鋒芒逐漸轉向其他一切違反人民利益的勾當。小說深刻地暴露了封建勢力的黑暗腐朽和它對抗日戰爭的腐蝕作用，是對蔣匪反動統治的有力諷刺。

一九三九年冬天。

早晨一到，整個市鎮的生活又開始了。

人們已經從被窩裏鑽了出來。他們咳嗽着，吐着口痰。他們大多數人，都睡得很好，既沒有做過好夢，也沒有做過惡夢。因為在他們看起來，一切都是很自然、很簡單的。縱然某些新的事物，比如物價、兵役和戰爭，雖然有些時候也叫人感覺生疎，感覺苦惱，但時間一久，也就變得很平常了，成了閒暇時候發洩牢騷的資料。

浮上他們略嫌混沌的腦筋裏來的第一個念頭，是工作。但這也自然而簡單：昨天如此，今天如此，已經做過好多年了。女人們上灶門口劈引火柴，脅下來了升子上街糴米，或者帶了桶去井邊提水。男子漢對自己的工作也很熟練，都在進行必要的準備了。

有着上等職業和沒有所謂職業的雜色人等，他們也有自己的工作日程，而那第一個精彩節目，是上茶館。他們要在那裏講生意，交換意見，探聽各種各樣的新聞。他們有時候的談話是並無目的的，淡而無味的和繁瑣的。但這是旁觀者的看法。當事人的觀感

並不如如此，他們正要憑藉牠來經營自己的精神生活，並找出現實的利益來。

北斗鎮是並不大的。牠只有一條正街，兩條實際上是所謂尿巷子，佈滿了尿坑、尿桶和尿缸的橫街；但牠却擁有八九個茶舖。趕場天是十幾個。按照社會地位，人事關係，以及各種莫名其妙的趣味，牠們都各有自己一定的主顧。所以時間一到，就像一座座對號入座的劇院一樣，各人都到自己熟識的地方喝茶去了。

人們已經在大喝特喝起來。用當地的土語說，這叫做開咽喉。因為如果不濃濃地灌牠兩碗，是會整天不痛快的。有的則在蘇蘇氣氣地洗臉，用手指頭刷牙齒，或者蹲在坐位上慢慢扣着鈕扣。手面揮霍的人，也有叫了油茶或醪糟來吃喝的。那個來得最早，去得最遲，算是湧泉居的主人的林么長子，已經把半斤豆芽菜的菜根子摘光了。

這是一個健旺的老人，很長很瘦，蓄着兩撇濃黑的鬚鬚。他早年的綽號是林么長子，現在叫林狗嘴。因為自從一九二六年失勢以後，他忽然變得喜歡吵鬧，更加縱容自己的嘴巴了。他曾經是有名的哥老會的首領，但他手下的光棍，多半是鄉下那批勉強可以過活的老好人，被他用呵、哄、嚇、詐拉入流的。因此，在他家裏的流水賬簿上，有人曾經發現這樣一類有趣的項目：李老大來玉米兩斗，去光棍一個。如此等等。

現在，用那細長的、蓄着指甲的手指，他正在把那些散亂在自己面前的豆芽，十分當

心地聚在一起，不讓有一根漏網。一面，却又不時回過頭去，向他身後一席的茶客張羅，對他們的談話表示一點零零碎碎、但却引人入勝的意見。大多數的茶客，我們不妨說正是爲了他若干大胆鋒利的談吐來的。他們要借他來發洩自己的怨氣。因爲他們在這鎮上的地位，是屈辱的，無望的，但是，野心却又沒有完全死盡。在這一點上，么長子林狗嘴、無疑佔着一個在野派的領袖地位。

在他身後一席上，一共有五個茶客。全是江湖上的朋友，曾經憑着手槍，或者骰子使人側目，但是現在已經規矩起來，主要靠各種生意擠油水了。他們談話的內容，是冬季行政會議的議題。會期是十一月十號，只差兩三天就要在城裏開幕了。

他們的材料，大半都是靠傳聞和臆揣得來的，所以有時互相矛盾，而且極爲可笑。但有一點却很一致，他們全都感覺得是在被暗算着，被威脅着了。他們担着甚麼新的提案，同時也憂慮若干早經通過的提案將會認真實行起來。此外，還有一點也彼此一致，他們都樂於談那些和他們自己的利益有着直接關聯的問題；隔得遠的，他們總一笑置之，以爲毫無討論價值，犯不着多費唇舌。

由於這一類人所共有的狹隘心情，在禁政問題上，坐在下首的芥菜公爺蔣青山，甚至同氣包大爺萬成福，賭起氣性來了。氣包大爺是所謂正派袍哥，沒有直接攬人搶人，

也沒有秘密嗜好，他再三力說，種種傳聞都是故意放出的空氣，值不得顧慮。而芥菜公爺則是著名的癮哥，那毒物不僅養活了他，並且使他發胖起來，長了所謂煙膘。他曾經戒過三四次煙，吃過不少苦頭，但是都失敗了。

芥菜公爺是一個帶點辣味的人。至少嘴頭上如此，因為實際倒是很溫和的，他總不斷担心着拘留所，担心着強戒期內那些夾着鼻涕眼淚的呵欠，以及癱軟。

「你給我保險！」他鄙視地接着說，「我還不知我有這樣一個好靠山呢。」

「不是那麼講的！」氣包連連解釋，因為他是深知道對方的脾胃的，一點芝麻大的小事，也有本事嘮叨幾天，「這樣說你哥子就多心了。我不過說中華民國的事，你我見少了嗎？仔細打聽下看，好多大腦壳就在吃這股眼啊！」

「現在不同了，」另一個人沉吟着說，「去年的皇曆翻不得了。」

「我就沒有看出有甚麼不同來！」林么長子說，忽然回過頭來，「那些喝人腦髓的，不一樣在吃人嗎？……老弟！都是騙鄉巴佬的，你倒聽進去了！」

「對對！看我明天還會掣茶壺做煙斗麼！」

公爺苦笑着，大聲地說着反話。這惹得全茶堂的人笑了。

當笑聲停歇，那種在同樣情況下容易發生的不大自然的沉默踉過來時，一個坐在挨

近茶爐的方桌面前，壯實無鬚的矮老頭子，嗽嗽喉嚨，講起一段用茶壺做煙斗的故事。這是那種道地的光棍，沒有恆產，也無職業，但却永遠保持着自由獨立的身份。

這人叫戴矮子。他所說的故事，發生在光緒年間一位富翁家裏。那富翁已經快落氣了，但他還担心着他那龐大的產業，怕給他的獨生子完全抽進那個其大無外的煙斗裏去。他要逼着兒子給他一個戒絕的誓言才肯瞑目。這個機會叫他選擇上了，所以他的親骨肉果然發了個誓，說他決心戒除這種害人的嗜好，至多每天只抽一口！……

「以後他硬只抽一口呢！」矮子緊接着說，「不過，這傢伙也會想，他就拿他媽一個茶壺來做斗子，一口泡子要管一天，——這麼大！……」

「看你雜種把我說得熱麼！……快爬你的啊！」芥菜公爺笑着罵了。

「他不是打趣你，」林么長子解釋道，「這是真的呢！我都聽講過的。他們說，他的煙槍就像吹火筒樣，要用繩子吊在帳頂上燒！……」

還沒說完，林么長子自己便已捧腹大笑起來。

別的人也跟着他笑，但却十分謹慎，深恐芥菜公爺會不痛快。一兩個講究息事寧人的好人，則正在設法把話題牽開，希望談點別的問題，轉換一下空氣。

這時候街面上已經逐漸熱鬧起來。捏在那些燒餅匠手裏的小木棒兒，開始在光亮的

木桌上跳動着，吵嚷着，發出清脆的聲音。賣豆腐的担子沿街吆喝過去。街上偶然也出現三五個外表與本地人稍異的高長大漢，穿着襤褸，却極健壯。他們是西北面老山裏的山民，背上高聳着一兩百斤重的茶葉包子，他們穩重沉著的步態使人感到尊嚴。

額外，是零零落落的鹼巴担子和烏藥担子。除開棉花、玉米和沙金，烏藥和鹼巴也是北斗鎮一帶山域地區的特產。但是，從前並沒有引起一般人的重視，誰也想不到牠們會在抗戰中大出風頭，因此繁榮了市面。而且，脹飽了一批批腰包，許多人都靠囤集牠們發了財了。

林么長子，是在兩年前便看準了這一着的。那個在城裏做着小公務員的姪兒，曾經告訴過他，烏藥可以代替某種原料，將來一定漲價。但他的金錢有限，胆量有限，他把注意攔在別類生意上面去了。所以一有機會，他總要向那些烏藥販子探聽一下行情；雖然每一次的探聽，都只能加深他的悔恨，使他搖頭嘆氣地惋惜一通。

因此，當他向一個頭纏黑布，滿身塵土的烏藥客詢問市價，而對方胡亂應了一聲，一面伸出三根粗壯指頭比比之後，他又禁不住呻喚了。

「媽的，這是見風長啦！」他恨恨地說。

「這把有些人倒搞肥了啊！」氣包嘆息着插嘴說。而他之所謂有些人，是指他們共

同的敵人當權派說的。『今天也在收，明天也在收，就像搶水飯^㉑樣！』

『他收個屁！』么長子嚷叫道，『要是老子胆大一點，他收？他南瓜還沒有起蒂蒂呢！千萬手頭太短促了！真說不得，前年才幾個錢一担呀？』

『其實，現在還幹得的！』公爺說，認真提出建議，『我們集股來怎樣？』

『不行不行，』氣包搖搖頭說，『聽說公家要捆商^㉒了。』

『你又在亂放空氣？』么長子切然反問，瞪着一雙深陷的眼睛。

『實在的。聽說所有的東西都要捆呢：烏藥，鹼巴！——我看以後，大家就只有喝風好了！橫豎米這樣貴，城裏老斗二十元了。』

這樣一來，談話於是轉入一般生活的訴苦上去。

在這種問題上，談話最多、最精彩的，是戴矮子一類兩三個六十歲以上的老人。他們彷彿一架活的物價指數表樣，從滿清到現在，其間米價肉價的漲落，都大體記得清楚。雖然他們只籠統知道目前的情形是怎樣來的，但却認真感覺到了不滿。

㉑ 水飯，禳解時祭鬼用的飯。

㉒ 抗戰時期，一般人民把反動政府的收購政策叫做捆商。

「這樣搞下去怎麼了呀？」那個半瞎的老醫生陳竹菴追問着，「哼，雞蛋會賣一角錢一個！恐怕從前就是做夢都沒有夢見過吧？」

「這就稀奇了麼？」戴矮子接着說，「你去郭金娃館子裏吃二分白肉看吧，——四角！才幾片呀，薄得來一口氣吹得上天！從前怎樣？醫生知道的，進去一坐：來四分白肉，紅重！還要去皮帶瘦呢，——八個小錢。不信去問，郭金娃還沒死呀！」

「這還要問！」啐了一口，么長子也插進來了，「我小時候也吃過的呀。八個小錢一碗的白蹄麵，那幾多？吃一碗，就塞得你半飽了。不過，戴矮子！你有甚麼抱怨的呢？燙兩個金夫子，就够你雜種吃一天了。」

「像你這樣說，那些金夫子，都像是紳糧呢。」

「倒不是紳糧，可是，你個傢伙好燙豬呀！」

「你老先人積積德吧！」正經起寬闊打皺的老臉，戴矮子類乎呼籲地說，「要是我戴矮子心腸有這樣硬，連金夫子都要騙，我早當漢奸去了。你自己也看見的，大家屁股都在外面，飽一頓，餓一頓的，夜裏就蓋幾根稻草……」

「那你一天在梁子上喝風呀？」林么長子頂上去問。

戴矮子意味深長地笑起來，並不答話，也不再說下去。

他是一個光棍，一個靠着骰子紙牌生活的人，並且，他已經在北斗鎮混了幾十年了。他知道這裏的風俗，有許多人，你是沾也不能沾的。所以他不能說那些被他哄騙的對象，就是鎮上各位大爺兼金廠主人手下的管事、搖手、沙班等等工頭、工匠。

『我知道你的鬼多得很！』么長子緊接着笑罵了，『謹防剝指頭啊！』

『沒說的！大小一個光棍，要那樣有那樣。』

『那就行！不過說一句老實話，就要上吊，也找大樹子吧！……』

么長子自己開着金廠，他深知那些金夫子的實際情況，所以他的半玩笑的勸告，完全出自當時當地的誠實，沒有絲毫虛假。他那頑硬的心腸，甚至隱約冒出一股苦趣。

么長子並不是善良人，還很貪鄙、毒狠，但縱是一個惡棍，他也會在某些時機享受一點那種不花本錢的同情之樂，特別今天，心裏充滿愉快，他就自然而然對人好起來了。這愉快有兩個來源：首先，他的新槽子出金了；其次，他正期待着一種更大的喜訊。

夜裏，那個金廠管事附帶告訴他說，根據一種傳聞，一個新金礦被發現了。就在符箕背，那金廠梁子最高的地方。而且還不是沙金，是成顆成粒的，成色同章臘金●不差

上下。這是劉糟牙槽子上一個老工匠丁酒罐罐漏出來的。丁酒罐罐的父親就是一個開金廠的；當父親死後，在賭場裏蕩盡了賸餘的家產，開始在金洞裏爬上爬下揀沙的時候，他曾經在那裏工作過一段時間，而且他還親自發現過一根金門鬥子！

其實，這種傳說，老早就很普遍地流行着了，不過一般人都不知道究竟，總是恍惚迷離的。在許多年老人當中，有的說，好多年前，筲箕背的確開過槽子，但是沒有結果，所以很快就封閉了；有的又以為，金子是出產的，半途而廢的原因在於士紳們和業主的反對。因為那裏是風水地方。現在，既然鑽出個人來拍着胸口證明，情形就大變了。

所以聽完報告之後，林么長子，便立刻從椅子上跳了起來，催促他的管事去找那老金夫子，約着早晨在湧泉居會面。他要親自同丁酒罐罐談話，然後秘密進行開採手續。他叮嚀他的管事不要張揚出去。因為像他說的，這鎮上長手桿、粗喉嚨的餓蟒，實在是太多了，一漏出去就會你爭我奪，而他自信不容易佔上風。

這時，因為新來了一個茶客，那個代表國家銀行收買金子的委員，茶堂裏的空氣更熱鬧了。雖然這個人兩年前還是一個城裏的雜貨店老闆，不足道的；但目前既然兼差着大銀行的職務，做的又是金子生意，人們的看法自然不同起來。大家提高嗓子招呼茶錢不說，還爭着開，爭着讓出好位置來。這是因為彼此都想從他佔點便宜的緣故。

么長子的首席，是從來不讓人的，便是城裏的士紳來了，他也僅僅乾叫兩聲茶錢，至多抬抬屁股來表示客氣。但是現在，他竟然從坐位上挺直地站起來了，右手一攤，做出一個謙恭的邀請姿勢。

『坐起來吧！』他歡迎地說，『不要客氣！……』

他又拖了對方一把，那委員這才坐下去了。大家於是七嘴八舌地探問着金價。

『我今天就要進城看電報去了，』小胖子委員高深莫測地說。『噫，這個戰事像這樣打下去，恐怕還要漲呀。么大爺，你倒搞肥了哇，每天幾錢！……』

『你聽甚麼人說的？』么長子佯裝着吃驚了，『真的每天幾錢，耳朵早擠落了！你替我們想一想吧，工價好貴？還不容易找到人呀！』

『無論怎麼樣說，本總不會虧的。』

『這說不定，』急眨着深陷而帶灰色的眼睛，么長子含糊糊回答，『這要看運氣……再說呢……』

『當然啊！』委員傲然地說，揚了揚眉毛，『要是靠得準掙錢，我也來了。這裏的出產，也確乎不行，沒有響水溝旺；就是磨家溝都比不上！你問問看，單是蕭三大爺那個明窩子，一天挖多少呀！可是，這裏一天兩錢三錢，就算紅槽子了。』

「那你又講得太過火了！」芥萊公爺客客氣氣地辯護說，彷彿那小胖子損傷了自己，「筭箕背要是開出來的話，抵你十個響水溝呵！他蕭老三算得甚麼？」

「你瞎說！」么長子說，裝模做樣地連連搖頭，「你又在放空氣了！」

「說起來你哥子不相信，金廠梁子上，甚麼人不曉得呀！你去問問劉糟牙槽子上那個沙班頭子吧，他就在那裏措過沙呢。並且……」

「是不是還挖過一根金門門子哇？」么長子非笑地插進來問。

「你也聽說過嗎？」

「比你早！還是娃兒頭的時候，就聽過幾千遍了。不過，看樣子，你倒真像耳朵裏夾毛錢，聽進去了呢，——一根金門門子！哈哈……」

么長子嚷叫着，一連打了一串響亮清脆的哈哈。他想岔開關於筭箕背的傳說，減少一些不利於他的注意，他立刻就做到了。芥萊公爺臉紅筋漲的，感覺得上了謠言的當。所以大家胡亂笑了一通之後，談話就轉到風水、迷信和一般謠言上面去了。

但是，談話雖然精彩，茶客已經陸續回家，吃早飯去了。那些「節省大家」，在走的時候先把自己的茶碗移向桌心，這是表明，早飯過後他們還要來的，不想另外泡茶。芥萊公爺向他的同伴眨了眨眼睛，彼此若無其事地向郭金娃館子走去。因為生活過高，好

多人花錢更手緊了。只有少數人沒有走。林么長子便是其中的一個，他在期待着，不時又望街道兩頭審視一番。因為了酒罐罐將會給他帶來一大注錢財。

他的獨苗苗孫兒土狗，那半點鐘前跑來拿走豆芽，並且順便搶走一張毛票的七歲的孩子，拖着鼻涕，跳蹦着跑來請他吃飯；但他費了很多唇舌，又把那孩子趕走了。

他還要等一會。但他顯然已經不耐煩了，老是咻嘴搖頭，又輕輕透着氣。

二

北斗鎮的開採沙金，已經是相當久遠的事了。然而，爲一般人所熟知，像目前一樣的那種比較大規模的發掘，却在辛亥革命前後五六年間。那時候最時髦的有兩件事：其一，是恭而敬之地送上半錠紋銀，幾個響頭，取得一個光棍；又其一，便是淘金。

但是時間過得太快，雖然光棍的組織已經成爲川西北一帶農村社會的特殊勢力，便連這個偏遠市鎮也不例外，牠是更爲一般野心家所看重了；而淘金的潮流，却並沒有繼續多久。然而，在一九三四年左右，當那批逃亡地主，從他們感覺生疎、感覺屈辱的都市裏，返回他們照舊可以趾高氣揚的故鄉以後，黃金的氣運又抬頭了。